

《论语》

漫画图鉴 (二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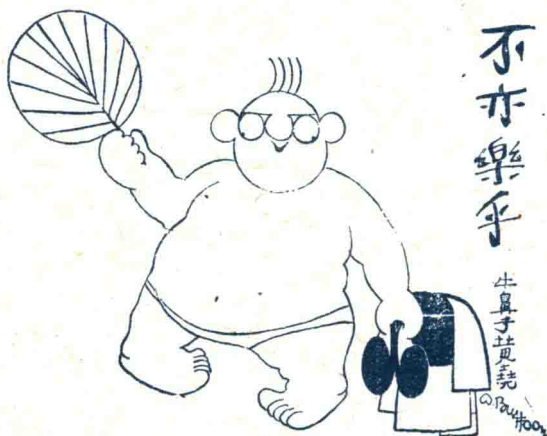
大画民国

家庭社会卷



即使是哲学家
张量也是艺术
家呢!

是替代日色的领带。



不亦樂乎

牛鼻子拉更亮

Paul Hoo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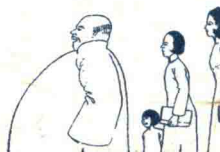
苦悶的象徵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
人生在世, 无非有时笑笑人家, 有时被人家笑笑。

刊登在《论语》第 50 期的封面上的话摘自简·奥斯汀的《傲慢与偏见》



《论语》

景画图鉴（二）

大画民国

家庭社会卷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《论语》漫画图鉴.2/上海书店出版社编.—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,2015.1

(大画民国)

ISBN 978-7-5458-0980-0

I. ① 论… II. ① 上… III. ① 漫画—作品集—中国—近代
IV. ① 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262403号

“大画民国”丛书

《论语》漫画图鉴 (二)

本 社 编

责任编辑 王 璇 张允允

技术编辑 丁 多

装帧设计 郇书径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 200001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8.5

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0980-0 / J.278

定价 30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《〈论语〉漫画图鉴》序

陈子善

距今八十二年前的1932年9月16日，上海文坛出现了一份崭新的刊物——《论语》半月刊，主编林语堂。^{〔1〕}《论语》的创刊，大大改写了1930年代上海的文学地图。

1932年1月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之后，由于商务印书馆毁于日本侵略军炮火，中国现代文学重镇的文学研究会机关刊物——改革后的《小说月报》被迫停刊。为了填补这个空白，短短四个月后，施蛰存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《现代》在上海问世。然而，这毕竟只是一枝独秀。又过了四个月，《论语》半月刊创刊。再过了十个月，“上海文学社”实为傅东华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《文学》也创刊了。上海文坛终于形成了《现代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文学》三大刊物鼎立的新格局。

对《论语》的创办，当事人留下来不少回忆，大致相同又不尽相同。据《论语》同人章克标晚年回忆，1932年夏天，他与林语堂、李青崖、沈有乾、全增嘏等几位在邵洵美寓，“一面纳凉一面

闲话，大家提出要做一本杂志消消闲，发发牢骚，解解闷气，是‘同人’刊物的样子”。^[2]不过，郁达夫1936年2月在接编《论语》时公开说过：“《论语》出世的时候，第一次在洵美的那间客室里开会，我也是叨陪末座的一个。”^[3]而在更早的时候，林语堂是这样表述的：“《论语》地盘向来完全公开。所谓‘社’者，全、潘、李、邵、章诸先生共同发起赞助之谓也。”^[4]最新披露的章克标在《论语》创办一年半之后的回忆又是这样说：《论语》“最后一次的预备会仍在洵美家中举行，除语堂，增嘏，光旦，青崖，达夫，斯鸣外，尚有画人光宇振宇文农等多人，大家决定办一个刊物。”^[5]由此看来，如果说林语堂、全增嘏、潘光旦、李青崖、邵洵美、章克标、郁达夫等人都是创办《论语》的骨干，也许是比较符合史实的。

不管怎样，《论语》和“论语社”应运而生了。“论语”刊名是章克标想出来的，他当时“忽然从林语堂的姓名‘林语’两字想到了声音相近似的‘论语’，心里想大家不是又论又议，有论有语？干脆借用中国人全不生疏的孔夫子的《论语》来做刊名，岂不很好？”^[6]封面上的“论语”两字由林语堂选用郑孝胥的法书，刊物则由邵洵美主持的上海时代书店出版。

《论语》的问世，圆了林语堂的一个梦。其时林语堂在海上文坛锋头甚健，但他与鲁迅、郁达夫等友人不同，从未编过文学杂

志，《论语》的创办，是他主编文学杂志的首次尝试，而且一炮走红。林语堂之后续编《人间世》，再编《宇宙风》，不能说与《论语》无关，《论语》是他成功的第一步。

《论语》的问世，也为林语堂提倡“幽默”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。林语堂一直是“幽默”的身体力行者，把英文Humour译成“幽默”就出自林语堂之手。早在1924年5月23日和6月9日，他就在北京《晨报副镌》接连发表《征译散文并提倡“幽默”》和《幽默杂话》，认为“中国文学史上及今日文学界的一个最大缺憾”就是不讨论、不欣赏“幽默”（Humour）。^[7]因此，他主编《论语》，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提出：“《论语》半月刊以提倡幽默文字为主要目标”。^[8]在《论语》最初几期，林语堂在《缘起》、《我们的态度》和《编辑滋味》等一系列文章中反复申明这个观点。当他把《论语》编务移交给陶亢德时，又对《论语》的性质和编辑方针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：

《论语》个性最强，却不易描写，不易描写，即系个性强，喜怒哀乐，不尽与人同也。其正经处比人正经，闲适处比人闲适。或余心苦，而人将疑为存意骂老朽，或余心乐，而人将疑为偷闲学少年。然苦乐我自尝之，不求人理会，人亦未必理会。或有人所视为并不幽默者，我必

登之，或有视之为荒唐者，我必录之。此中景况，惟有神会，难以形容。大概有性灵，有骨气，有见解，有闲适气
味者必录之；萎靡，疲弱，寒酸，血亏者必弃之。其景况
适如风雨之夕，好友几人，密室闲谈，全无道学气味，而
所谈未尝不涉及天地间至理，全无油腔滑调，然亦未尝
不嘻笑怒骂，而斤斤以陶情笑谑为戒也。“两脚踏东西文
化，一心评宇宙文章”，最吾辈纵谈之范围与态度也。^[9]

当然，到底什么样的文章才算“幽默文字”，自可见仁见智。
纵观《论语》发表的文字，确实有油滑无聊之作，也决非篇篇“幽
默”，如创刊号发表的郁达夫的名作《钓台的春昼》，就是一篇慷
慨激昂、义正词严之作。但是，如果把自《论语》创刊号起，林语
堂所发表的《中国何以没有民治》、《脸与法制》、《又来宪法》
等一系列“论语”专栏杂文，《阿芳》、《萨天师语录》、《上海
之歌》等一大批散文等加以系统考察，或许就会对林语堂如何实践
他自己所主张的“幽默文字”以及可能隐藏在“幽默文字”背后的
用意和所指有一个全新的认识。

根据1932年10月1日《论语》第2期刊出的“长期撰稿员”名
单，《论语》最初的作者群除了发起人，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。首
先为林语堂《语丝》时期的同人，包括刘半农、孙伏园、孙福熙、

章川岛、俞平伯、章衣萍等，其次为《新月》同人，如刘英士等，还有与林语堂关系密切的赵元任、谢冰莹等，他们中的大部分确实成为《论语》“长期”的支持者。特别是后来朱佩弦（朱自清）、丰子恺、老舍等陆续加盟，又推出了写“京话”专栏的姚颖、写“西北风”和“东南风”专栏的大华烈士（简又文）、老向（王向辰）、海戈、何容，以及徐訏、黄嘉德、黄嘉音、周劭等后起之秀，作者极一时之盛，以至当时海上文坛流传“论语八仙”之说，^[10]林语堂晚年忆及《论语》的作者，仍颇为自得。^[11]而林语堂的老友鲁迅也一度给予《论语》很大的支持。^[12]

《论语》创刊号一纸风行，多次重印，以至1933年也被称之为“幽默年”。1934年10月，林语堂因新创办《人间世》，把《论语》编务交给《论语》作者陶亢德负责。陶亢德主编《论语》从1933年10月16日第27期起至1936年2月16日第82期止，他萧规曹随，尽心尽力，使《论语》稳步前行。因此，从创刊至第82期，应视为《论语》的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。

自1936年3月1日第83期起，《论语》主编再次易人，由远在福州的郁达夫遥领。郁达夫发表《继编〈论语〉的话》，自认是“一个根本就缺少幽默性的笨者”，同时透露“鲁迅先生有一次曾和我谈及，说办定期刊物，最难以为继的有两种，一种是诗刊，一种是象《论语》那么专门幽默的杂志；因为诗与幽默，都不是可以

大量生产的货物”。^[13]郁达夫并未真正“继编”《论语》，但“难以为继”还得继续，《论语》具体编务自第83期起就由邵洵美“偏劳”。是年8月，林语堂离沪赴美，虽然他后来仍时有佳作揭载于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的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由此告一段落。到了1937年4月16日第110期，邵洵美邀请《论语》作者林达祖参与编务，《论语》的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就这样开始了。^[14]

在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，《论语》设有“论语”、“雨花”、“古香斋”、“月旦精华”、“幽默文选”、“群言堂”等栏目，丰富多采。而且，先后编选了“萧伯纳游华”、“西洋幽默”、“中国幽默”和“现代教育”（上下）等专号，“萧伯纳游华专号”影响尤其大。到了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，在保持《论语》原有特色的同时，又不断有所调整和开拓。一方面，周作人、梁实秋、施蛰存等新加盟《论语》，另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专号，计有“鬼故事专号”（上下）、“家的专号”、“灯的专号”等等，不但作者名家荟萃，而且知识性、趣味性和现实针对性兼而有之，均颇具创意。而邵洵美几乎每期都用心撰写“编辑随笔”，《论语》成为邵洵美倾注心血最多的名山事业。

抗战爆发，《论语》于1937年8月1日出版第117期后被迫休刊。这一休就是九年余。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12月1日，《论语》在上海复刊（第118期）。复刊后的《论语》仍为半月刊，除最初

五期由《论语》元老李青崖执编外，自1947年2月16日第123期起，邵洵美再次与林达祖搭档编辑，《论语》的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得以顺利延续，直至1949年5月1日第176期。是年5月16日出版了第177期后，《论语》终于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而寿终正寝。

《论语》的第二个邵洵美、林达祖时期，同样办得风生水起。不但许多《论语》“旧朋”一如既往继续支持，沈从文、顾仲彝、徐仲年、赵景深、许钦文等“新友”也加了盟，为人称道的《论语》编选“专号”的传统也得以发扬光大，“新年特大号”、“癖好专号”、“吃的专号”、“病的专号”、“复刊周年特大号”、“睡的专号”、“逃难专号”等等，一个接连一个，都编得有声有色。这些“专号”既关注社会现实，又贴近日常生活，有揭露，有调侃，有嘲讽，有针砭，大受当时读者欢迎。正如邵洵美自己所揭橥的，《论语》展示“一种写作的态度”，^[15]力求达到站在“老百姓立场”的“现在我国态度最纯粹的一种定期刊物”的目标。^[16]凡此种种，使复刊后的《论语》又成为1940年代后期上海文坛颇具影响力的杂志，与郑振铎、李健吾主编的《文艺复兴》和范泉主编的《文艺春秋》形成新的三足鼎立。

无论是前期即林语堂、陶亢德主编时期，还是后期即邵洵美、林达祖主编时期，《论语》还有一个一以贯之的鲜明特色，那就是坚持每期都发表数量可观的漫画作品，或也可称之为“幽默绘画”

作品，从而颇收图文并茂之效。这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也绝对称得上是独树一帜。

1932年9月16日《论语》创刊号就刊出了《逸园所见》、《普通之留学生回国不知救国》、《陶行知先生口中之中外读书不同》三幅漫画，未署名。不过，这三幅漫画还都只是“补白”。自10月1日第2期起，《论语》就设立了“卡吞”专栏，这期“卡吞”栏一口气发表了《中国财政之一丝光明》、《一言而可以兴邦，有诸？》等五幅漫画，其中三幅还占据了整版篇幅。卡吞者，英文cartoon之中文音译，即漫画，尤其是政治性漫画之谓也。《论语》也确实如此，从开始至最后停刊，所发表的大小“卡吞”不但题材广泛，而且有许多是直接或间接揭露时弊、讽谕时政，尖锐得很。

《论语》“卡吞”栏的漫画作品，起初有一些转载自英美《笨拙》、《纽约客》等欧美老牌幽默和文学杂志，不久原创作品不断增加。从1933年6月第18期起，《论语》“卡吞”栏的漫画就几乎全是国内漫画家的作品了，而且大都署了名。连林语堂也忍不住客串一回，以“男”“女”两字的不同组合，画了幅别具一格的《醒世姻缘》“五幕剧”漫画，^[17]这是他继“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”之后的第二幅漫画作品。^[18]

粗略统计一下在《论语》上先后亮相的1930年代漫画家是件有趣的事。陈静生、胡同光、张振宇、黄嘉音、丰子恺、华君武、

黄文农、鲁少飞、曹涵美、宣文杰、胡考、张乐平、刘元、廖冰（兄？）、艾中信、黄尧、丁聪、（陶）谋基等都是《论语》“卡吞”专栏的作者，还有不少显然是使用了笔名而一时无从查考的。这份名单如此骄人，后来在中国现当代漫画史上留下或深或浅印记的这么多漫画家，原来都与《论语》结缘。

《论语》当然是以文字为主，以“幽默文字”为主，但漫画也是其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。也许可以这样说，《论语》的漫画与《论语》的文字是相得益彰，互相发明，互为补充的，幽默与讽刺并举，讥嘲与笑谑共存。与出版时间稍早的《上海漫画》和稍后的《漫画生活》、《时代漫画》等专门性的漫画杂志想比，《论语》的漫画也是自成格局，并不逊色。

《论语》前后存世七年半，至1949年5月停刊，总共出版177期，而且自始至终都按时出版，这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杂志中是较为少见的。它同时也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出版期数最多的现代文学刊物。《论语》在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，也为现代文学多面相、多样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。但是，如要全面评估《论语》，只研究《论语》的“幽默文字”恐怕还不够，还应该研究《论语》的“幽默绘画”，也即漫画。否则，对《论语》的研究就是不完全的，有所欠缺的。

这些年来，关于《论语》的各种各样的选本已经出版了不少，

但对《论语》发表的大量生动有趣的漫画却鲜有人关注。因此，上海书店出版社在推出《论语》影印本之后，再接再厉，编选了《〈论语〉漫画图鉴》，分为时政历史、家庭生活、封面广告和杂项三大卷，以供《论语》研究者和广大漫画爱好者赏析。这实在是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，我乐观其成。

注释：

[1] 一般认为，《论语》自创刊号起至第26期止，由林语堂主编。但邵洵美另有说法：“《论语》创刊于二十一年九月。最先的几期是章克标先生编辑的。后来他为了要专心撰著《文坛登龙术》，于是由孙斯鸣先生负责。到了十几期以后，方由林语堂先生来接替。”《一年〈论语〉·〈论语〉简史》，《论语》，1947年12月1日 第142期（“复刊周年特大号”）。林达祖在《沪上名刊〈论语〉谈往》（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8年）第二章《〈论语〉的九位编辑》中也采用此说。

[2] 章克标：《〈论语〉半月刊》，《章克标文集》（下册）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159、161页。此文又提到画家张光宇、正宇兄弟，“一定会参加夜晚纳凉谈话会，但他们不写文章”。在另一篇《林语堂两则》中，他还提到林徽音也在《论语》“开始”时即参加了。《章克标文集》（下册），第394页。

[3] 郁达夫：《继编〈论语〉的话》，《论语》，1936年3月1日第83期。

[4] 语堂：《与陶亢德书》，《论语》，1933年11月1日第28期。

[5] 章克标：《林语堂先生台核》，《十日谈》，1934年5月。转引自谢其章：《〈论语〉之初发生了什么》，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，2014年11月30日第308期。

[6] 章克标：《〈论语〉半月刊》，《章克标文集》（下册），第160页。

[7] 林语堂：《征译散文并提倡“幽默”》，《晨报副镌》，1924年5月23日。

[8] 本社同人（林语堂）：《我们的态度》，《论语》，1932年10月16日第3期。

[9] 语堂：《与陶亢德书》，《论语》，1933年11月1日第28期。

[10] 五知：《瑶斋漫笔·新旧八仙考》，《逸经》，1937年4月20日第28期。文中称：“林语堂氏提倡幽默，他办《论语》，风靡一时。世人以在《论语》上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，拟为八仙，林氏亦供认不讳。……至去今夏，林氏将赴美，其漫画杂志始有《八仙过海图》，即摩登新八仙也。所拟为吕洞宾——林语堂，张果老——周作人，蓝采和——俞平伯，铁拐李——老舍，曹国舅——大华烈士，汉钟离——丰子恺，韩湘子——郁达夫，何仙姑——姚颖。此新八仙题名录，亦近年来文坛佳话也。”但《论语》的林语堂、陶亢德时期（第1—82期），周作人并未撰稿。

[11] 林语堂：《姚颖女士说大暑养生》，《无所不谈合集》（上），台北：上海开明书店，1974年，第309页。文中称：“当时《论语》半月刊最

出色的专栏就是‘京话’，编辑室中人及一般读者看到她（指姚颖——笔者注）的文章，总是眉飞色舞。我认为她是《论语》的一个重要台柱，与老舍、老向（王向辰）、何容诸老手差不多，而特别轻松自然。在我个人看来，她是能写出幽默文章谈言微中之一人。”

[12] 鲁迅在《论语》上共发表了《学生和玉佛》、《谁的矛盾》、《由中国人的脚，推定中国人之非中庸》，又由此推定孔夫子有胃病——“学匪”派考古学之一》、《王化》、《“论语一年”》等五篇杂文，以及复读者函一通。

[13] 郁达夫：《继编〈论语〉的话》，《论语》，1936年3月1日第83期。

[14] 参见林达祖《〈论语〉的九位编辑》和《我与邵洵美》，《沪上名刊〈论语〉谈往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8年。

[15] 邵洵美：《编辑随笔》，《论语》，1947年2月16日第123期。

[16] 邵洵美：《编辑随笔》，《论语》，1947年12月16日第143期。

[17] 语堂：《醒世姻缘》（整版漫画），《论语》，1933年7月1日第20期。

[18] 林语堂：《林语堂绘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》，1926年1月23日《京报副刊》第393号。

“大画民国”大可一看

谢春彦

“民国”也许是我们绕不过去的一段过去。而今，上海书店出版社新推出三册名之“大画民国”的漫画集，足称善举。

近年出版界大盛民国之风，无论历史、学术、文学等等皆十分热闹，唯于漫画一支仿佛冷淡。而民国时期却是中国漫画的一个重要阶段，漫画之兴起和繁荣，中国漫画家的成长，是断断离不开民国这一重要段落的。清末民初以来，报刊大作，尤以上海为盛，漫画这个新画种便渐次生长壮大起来，为国民开一新的视角。上海成为中国漫画的兴起之地，大家的看法亦皆认同。

中国漫画的成熟阔大当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，张光宇、张正宇、叶浅予等集合一群年轻的漫画闯将，不但大画漫画，而且编辑出版专门的漫画杂志，以丰子恺先生为代表的中国抒情漫画也登上舞台，一时风起云涌，造成繁荣之象，内容之纷繁，形式之多彩，影响之巨大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现在这三册“大画民国”乃选自三四十年代的《论语》杂志，

《论语》从1932年创刊到1949年闭刊的近二十年间，也是中国漫画兴盛勃郁最灿烂的年代。众所周知，由林语堂先生主编的《论语》是一家性格突显的文艺刊物，在中国文学史和刊物史上自有其独异的地位，而《论语》前后的编者对于漫画的重视和启用也是值得称道的，《论语》之长期不懈地刊发漫画，不独丰富了它的内容和品味，也给正在成熟和发展中的漫画家们增添了用武之地，在与文学的相谐中，壮大成长。

华君武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漫画大家，他在生前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起，年轻时代的他有幸成为《论语》的作者，《论语》是他漫画创作最起始的温床，从中获益甚多。我们现在翻检这些陈旧了的《论语》杂志，看到如此之多又画风各异，作者队伍又如此广泛的漫画，真有惊艳之感。它予中国漫画史的研究，留下了切实而宝贵的资料，应该引起美术史家的重视。

中国漫画的源头当不止于清末民初新风气和新文化的催生，在以往长久的历史中，我们完全可以寻究到古老的血脉，因为《论语》所倡导的所谓“幽默”，它也根植在华夏的传统之中，这古老的基因只是借新的形式而变异发展而已。纵观《论语》中的大量漫画，漫画家的路子丰富多变，然大体上还是在或土或洋的中西两个侧面行进，同时又相互影响，开创出中国漫画的新貌。其中中国风明显的，多向民间和文人画伸出触角，趣味神韵以及画法迥异于英